

快餐文学坊



夏天与玫瑰

刘岸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视觉传达设计



版式与排版

第1版

1247.5/2930

001206678

快餐文学坊

夏天与玫瑰

刘 岸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天与玫瑰 / 刘岸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09.10

(快餐文学坊丛书)

ISBN 978-7-5469-0246-3

I. ①夏… II. ①刘…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4702 号



丛 书 名	快餐文学坊
主 编	于文胜
本册书名	夏天与玫瑰
作 者	刘 岸
责任编辑	郑红梅
书籍设计	党 红
版式制作	卜建晓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邮 编	830000 电话: 0991-4690475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铁成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75
字 数	6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0246-3
定 价	18.50 元

目 录

夏天与玫瑰

第一章	3
第二章	8
第三章	13
第四章	18
第五章	22
第六章	26
第七章	31
第八章	36
第九章	40
第十章	44
第十一章	48
第十二章	5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天与玫瑰 / 刘梦莹.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2009.10
(读诗文学沙龙书)

ISBN 978-7-5490-0239-3

I.①夏… II.①刘… III.①诗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3

目 录

诗人与狗

第一章	59
第二章	65
第三章	69
第四章	73
第五章	77
第六章	84
第七章	90
第八章	93
第九章	99
第十章	105
第十一章	111

夏天与玫瑰

护指腕表 507 点领读 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五。那天，
夜里的 BP 机总在人们睡熟的时候“叽叽”乱叫。

“烂病的 BP 机一叫，……”王条早上去查，每次看见的都是一
“给王小姐回电话”。呵，……”王条笑得很得意。王条
知道这种叫了英文名字的……（笨鸡，……）就
是阿女，顶多一个合交而。

“扯淡，我还想给哪个……”王条……王条，晚门
也将未亮，无眠的白日梦……王条……王条，夜
这小子的情况被加欧里……王条……王条，为
何每个妹妹都那么憔悴……王条……王条，烂病的
BP 机却这样变成了 LX 的……

“LX 小姐是谁？”王条的……王条……王条，却还是
忘不了 LX。

“露露。”王条看完 BP 机，眼睛里就有了风格诡异的神情，
“LX 是她名字的拼音简写，看来她是从广州飞回了，妈的，来了

詩人回聲

夏

天

已

好

第一章	59
第二章	65
第三章	69
第四章	73
第五章	77
第六章	81
第七章	85
第八章	89
第九章	93
第十章	105
第十一章	111

夏天与玫瑰

第一章

沪指跌破 587 点颈线位是 3 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五。那天，疙瘩的 BP 机总在人们提心吊胆的时候“叽叽”乱叫。

疙瘩的 BP 机一叫，二条就凑上去看，每次看见的都是“请给 LX 小姐回电话”。“小妹妹缺钱了。”二条笑得很淫荡。二条知道这种取了英文名字的妞不是 Chicken（雏鸡，意指妓女）就是舞女，顶多一个合资酒店的服务员。

“扯蛋，我还想给哪个富婆当面首去呢。”疙瘩再愁苦，嗓门也特宏亮，无耻的自白就像给散户厅的女人们发布宣言。疙瘩这小子的情况诚如歌里所唱的那样：“你到底有几个小妹妹，为何每个妹妹都那么憔悴……”但在这个黑色的星期五，疙瘩的 BP 机却奇怪地成了 LX 的专用贮存器。

“LX 小姐是谁？”二条的股票已跌得让他忧心如焚，却还是忘不了 LX。

“露茜。”疙瘩看完 BP 机，眼睛里就有了风格诡异的神情，“LX 是她名字的拼音简写。看来她是从广州飞回了。妈的，来了

就到我房子去么,打什么传呼?!”疙瘩故意不回传呼,听着露茜的呼叫一脸得意。

接连三天利空消息不断,大盘指数暴跌不止,举目一望,大厅里一张张套牢的脸成堆成片,像成熟的葵花般抬不起头,谁还有钱去管小蜜马子“小妹妹”?

“小蜜?”

“操!老蜜。”在一片唏嘘声中,疙瘩一看大盘,587点被击穿,脸色没过渡地就成了一块生铁。587点的破位,意味着一切都大势已去。

“落花流水春去也。”大厅里有人苦笑着拍了拍二条的肩,二条一下子就忘了露茜,迈着80岁老人才有的沉重步伐踱出散户厅,垂头丧气地蹲到了卖各类股市杂志的地摊前。二条炒股的钱没一分是自己的。二条怕跌。

疙瘩的小蜜在那一天里始终不屈不挠在疙瘩的腰间叫,叫得情真意切叫得辛苦哀怨叫得让人心疼。最糟糕的是只要这个露茜小姐一叫,本有止跌回稳或伺机反弹迹象的大盘就会着了魔似地拉稀下泻,整日如此,从无例外。

“你这个露茜,是他妈大盘的砒霜么。”老岸一听到疙瘩的腰间响起“叽叽”声就惊魂难定。

老岸坚持认为疙瘩是色胆包天,连累着大家一块破财。老岸对二条说:“疙瘩这小子,面对股市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局面,还容许露茜一个劲地 Call 他,是因为疙瘩的心在股市阴迷造成的腥臭的气氛中被揉成了蔫茄子,惟一能安慰他的就是小蜜。”BP机一响,他就会想起露茜,疙瘩一想起他的小蜜就会在心里泛起温馨而淫乱的色情感觉,疙瘩现在就靠它活着。

“你把它关了行不行?!”有一次老岸实在忍受不了抛盘蜂涌造成的一串串绿“葡萄”(卖量过大时,绿色柱线组成的图

形),忘了自己的断言,对着疙瘩大叫了一声。

“不行,那样它会更色情。”疙瘩平静地说。“你想吧,我要是关了这东西的声音,它就会在我的腰上振荡,那可就像我的露茜抚摸我,我受得了吗?”疙瘩说这话的时候,笑容可掬,审视大厅的眼睛神韵盎然。

疙瘩说这话的时候,一个奇胖的老女人很深刻地翻了他一眼。而她的女儿却从人群里挤出来,含情脉脉地盯着疙瘩看了很久。她的长相能把人气得发疯,和她母亲相反,她瘦得只有她母亲的一条腿。老岸后来回忆她时,想起了《圣经》故事,夏娃是从亚当的身上取了根肋条变的,她的绰号就成了肋条。

肋条事件被二条当即看到后,妒忌得眼睛发蓝,就骂:“你他妈艳福不浅!”疙瘩瞥了肋条一眼,慷慨地说:“行啦,让给你啦。”二条心里就犯嘀咕,对老岸说:“这个露茜这么有魅力,能让疙瘩对别的女人不动心。咱们应该看看这个露茜。”

闭市后,二条就硬拉着老岸到疙瘩家打牌。老岸知道二条的目的是想看露茜,就骂:“他妈的,大盘跌成这样,你还有这心思。”

二条说:“苦中取乐嘛。”说着眼神就不对了,发直。大家知道二条又想起了他的女朋友薇,就赶快打岔转移话题后,打的到了疙瘩家。

疙瘩曾经是他们家的叛徒,当家人都迫随着改革开放后的贸易原则和经济增长行情,春意盎然地远走高飞后,父亲所筑起的宽大明亮的巢里就剩下了疙瘩一人。疙瘩独守空房的结果当然是走向堕落。疙瘩在首次恋爱失败后,就在追求堕落方面显示了无师自通的本领。

疙瘩在自己卧室给露茜打电话,叫露茜来。结果是大骂着“水性杨花”自己出来了。“她说她下午有个生意,来不了。”疙瘩

狠狠地瞪了二条和老岸一眼，就拉开冰柜，找起了食品和酒。

“那她晚上会来吧？”二条色迷迷地说。

“当然会来。”疙瘩打开一瓶洋河，喝了一口说。

二条提议三个人打，说三个人打麻将别有情趣。疙瘩就邪火攻心地一脚把麻将桌蹬到了地中间，“那就三个人打。”

疙瘩赤膊上阵，光着脊梁，边喝白酒边啃鸡腿边出牌，一会儿就精神大振。傍晚时，疙瘩上身流下的汗珠浸湿了裤裆。

在此之前，他浑身汗珠滚滚，汗珠使他浑身鳞光闪闪。老岸觉得他身边坐着一只发臭的鱼。老岸之所以觉得而没有说出来，是因为他感到那味道来自疙瘩身上的三处疤痕。疙瘩的疤痕是当兵时留下的纪念，这纪念对于疙瘩来说是很光荣很荣誉的：疙瘩为了阻止一头牦牛滚下雪山，自己滚下了山。疙瘩落了一身伤疤从医院出来，就有了欧阳海式的边防战士这一光荣称号。

身上有疤痕的人轻易不脱衣服，这种人一旦脱衣服就很厉害。

一下午疙瘩怎么出牌都和牌，有如神助。疙瘩赢得高兴就在二条的诱导下大谈他是怎么把露茜弄上床的（严格地讲，疙瘩没把露茜弄上床，而是把她按倒在了洗澡间），谈得二条心驰神往，发痴发呆，拿着八条当白板往出扔。

“唉，天都黑了，她怎么还不来看你？”黄昏将近，二条忽然冒出了一声叹息。其叹如风，一下就把酒意正浓的疙瘩吹醉了。疙瘩哗地推开麻将，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喊了起来：“你操心她干什么？她说到底还不就是一个高级婊子……”疙瘩喊着突然就哭了：“她倒是来去自由，有大款了就绑大款，没了就来找老子。老子倒成了她的性伙伴……”

疙瘩牌打赢了，人却醉了，醉得哭。疙瘩的哭感染了二条，

二条就唱奥斯卡情歌《A Summer Place(畸恋)》，唱着唱着二条也落泪了，说他的女朋友薇从美国来信了，她还在等他。他挣足了钱一定要去美国，去找薇。

“行啦！”老岸被弄得心烦，就吼，“赔几个鸡巴钱就成了这样，有炒股不赔的吗？！”老岸吼着，心里却泛起了欲哭无泪的感觉，就独自出门，走了。

星期五的股市跌得谁都想找个由头哭。

赌场失意，情场得意。二条很信这句话。二条周末输了钱后，周一不顾深发展大幅跳水，沪市大盘面临崩盘危险，却眼巴巴地跟着肋条四处游荡，想象着自己像她的那件白色风衣似的把肋条裹起来。

后来二条假装高雅地提出了一个目的下流的邀请：请肋条到假日大酒店的室内游泳馆去游泳。

“我不爱游泳。”肋条拒绝，但表情暧昧，暗示着其他方面的可能性。

“那是玫瑰城最好的游泳馆，池子里都是彩灯，赤橙黄绿青蓝紫，拱形天顶上是激光影碟打出的北国风光南国风情，四周的装璜明快典雅，人进去后，整个气氛在背景音乐的伴奏下……”二条的思维像猪，一入胡同就不会迂回，他依然喋喋不休于游泳。

二条是个傻瓜，二条的情商越来越高，但智商越来越低，你告诉一个女孩某游泳馆有很性感漂亮的按摩女郎，她如果感兴趣她就会是傻瓜，肋条不是傻瓜。

一见女人就发粘，二条有这毛病。

据老岸考证，二条的毛病始源于他三年前的结婚失败，而根子则在于他二姨妈就有花痴病。

第二章

二条姓林，长得长颈薄相，很像二条，打起麻将来，又总爱自摸二条，所以大家叫他林二条，简称二条。二条是个老股民。三年前二条在花旗证券交易所入市时，疙瘩在遥远的阿里当排长，老岸在玫瑰城最大的一家报社当记者。他们是高中同学。

那一年玫瑰城的玫瑰开得灿若云霞，几条主街道花朵锦簇，香气袭人，许多少女少男出没其间，几天后有人直奔街道办事处，成了伉俪；有人萍水相逢，一回宾馆就成了露水夫妻。

二条追赶着玫瑰花的辉煌壮丽，像个追赶时髦的人，于夏末秋初时赶回了玫瑰城。可那时的许多玫瑰正在死亡。玫瑰的死亡过程正像麻疯病人的皮肤，是由小到大逐步晕染的过程。

二条怕他的女朋友薇大学一毕业就从玫瑰城飞落到上海滩，就在她即将毕业时，连夜穿越月光如水的戈壁滩，从乌拉苏赶回了玫瑰城。

薇清纯如水，她用淑女羞涩的吻洗熨了二条的焦虑和风尘后说：“你是来摘最后一朵玫瑰的么？”

二条看了看满眼的红玫瑰说：“这符合你父母的意思。”

薇说：“也是你父母的意思。”

二条的父母在玫瑰城，可他一毕业就被分到了乌拉苏的兵团师范当教师。薇在玫瑰城上大学，可她的父母在乌拉苏。二条

和薇相识在乌拉苏河畔的一片棉花地里。二条是背不出英语单词看风景时看到了少女脸上的青春美景,薇是暑假回来帮父母拾棉花时拾到了一个正雄心勃勃要靠考研离开乌拉苏的候补硕士。

薇的父母自离开祖居的上海提篮街成了一名光荣的军垦战士后,所有的希望便是一边刨沙土地里的土豆一边守望女儿的成长。当看到他们的收获和女儿的收获后,他们就放心地退休回沪,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在提篮街上摇起了蒲扇。他们留给二条的最后一句话是:按政策,薇的户口可以照顾到上海,她一毕业你们就想办法一起来上海。

二条对此毫无异议。他在玫瑰城的父母除了跟他吵架就是跟他要钱。

那天二条和薇依偎在玫瑰城的市花——玫瑰花丛中,从早到晚,目睹了一朵玫瑰从盛开到凋谢的全部生命过程,薇不用二条提示,就醒悟了二条的道理:她必须乘花期正旺马上嫁给二条。

二条的父母是那种给人盖了一辈子房子却没有自己的一间房子的穷建筑工,可在这事上却显出了空前的慷慨。不过一个女孩一旦想做女人时就很吓人。面对未来的家庭,薇满荷憧憬的滔滔不绝像草原上的白云,丰富而浪漫。直描绘得二条脸上惨云黯淡,眼角眉梢都是愁。

“对不起,我是穷怕了。我妈嫁给我爸的时候,我爸说,咱们兵团的屯垦事业前程远大着呢,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将来什么都会有的。为这句话,我妈等了一辈子,结果,直到退休回上海,还是一无所有……”薇比二条小六岁,薇的道歉楚楚可怜,小鸟依人。二条把薇揽进怀里,说:“你安心毕业考试,钱,我有办法。”

二条口出豪言时承受着生命之爱,觉得力量无穷。他天不怕地不怕,借了同学朋友的高利贷后走进了股市。

那年的股市在七月末的一天跳空高开 82 点后一路飙升,沪指自 357 点腾空而起,牛气冲天地直逼“三七铁顶”(777 点)。至此,上海滩上的踏空者们方大梦初醒,从地上拣起跌落的眼镜,乘股指冲高受阻之机,蜂涌入市,结果在一片“套牢大上海,解放全中国”的呐喊声中举上了沉重的杠铃。上海人有耐性,硬是苦熬苦撑着没让大盘沉落。到了八月下旬,管理层发一声喊,新多人入市,攻破铁顶,全国人民奋勇跟进,空头阵营顿时丢盔弃甲,纷纷倒戈,空翻多,股友队伍犹如李自成的农民军,骤然暴增,浩浩荡荡,势如破竹地踏上千点大关。

——此时,二条入市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九二年的狂飙巨澜在浪高千丈时已是强弩之末,二条站在这年牛市的尾声上,看到了股市的辉煌,却没看到自己的辉煌。

迎接他的先是割肉放血,后是壮士断臂,再后来他就默念着《纪念白求恩》自己锯了双腿,滚出了股市。

二条入市,急如火,快如风。两眼一抹黑,只知道炒作正热的金融概念股里有个新宏信,在深圳盘上。就倾其所有吃了个满仓。有个颈肉堆积圆头圆脑的老头(人称邱吉尔),手指大屏,挥斥方遒:“新宏信,金融股,发展一涨不回头,宏信早晚是黑马。”二条听了高兴,天天守在屏幕前,脖子伸得像长颈鹿。一守八个交易日,宏信没涨,他的脖子长了 2 公分。第九个交易日,宏信微涨 0.24 元,二条填了单子就打,邱吉尔说:“小伙子,这支股的庄家我看快要发力上攻了,再等等啊。”

二条说:“我借别人的钱,一个月要还的,我哪有时间等!?”那时还是 T+0,二条一发狠,换股就换好股,手下一划拉,荷盘

吃了沪市领头羊陆家嘴。31.7 元的陆家嘴，一吃二千股，窗口小姐不禁多看了二条一眼，那时二条还没花痴病，一脸严肃红头涨脸地下令：“快！”就敲进去了。

二条的账号很吉利：51888（我要发发发），听上去像一个豪迈的誓言。可惜没用，陆家嘴缓慢爬上 34.5 元关口后，迅速回落，围绕着 30 元整数位上下波动，像拉稀的老牛大喘气。

此时的新宏信已如戈壁滩上的野马，疯狂地从 6 元出头奔到了 10 元价位。

“Fuck(操)！”二条大叫大嚷着打掉陆家嘴，环视深股，黑马已从眼前频频闪过，惟有琼珠江、穗浪奇等几只垃圾股，老态龙钟地远远滞后于大盘。二条改变策略，来个渔翁撒网，将垃圾股尽收于怀。此时已是九月，沪指在 1200 点上下剧烈振荡，股评家简志在电台里大呼大叫：“这是符合技术要求的强势调整，大盘整理之后，一个波澜壮阔的主升浪就将展开……”但各股却不听召唤，乱纷纷此起彼伏，忽阴忽阳，无从琢磨。但垃圾毕竟是垃圾，只跌不涨。跌得二条心惊肉跳，只得听从邱吉尔的忠告：割肉出局。

一算账，净赔八千。

“你这是干什么呀？！”薇急得跳脚。薇一急也去了股市，不去不知道，一去就气得直落泪，“你咋那么笨呢，别人炒股都赚钱，怎么就你赔钱？”

薇泪洒玫瑰，入秋的玫瑰经不住泪的冲击，缤纷而落，花瓣坠地，一片殷红。二条看出那是他心里淌出的血，当天就重返沙场，再度搏杀。

二条瞄上了异军突起的悦达权证。9 月 24 日，关于“健康问题”的谣言忽起，大盘摇摇欲坠。下午，管理层发布大户限期平仓消息。大盘暴跌 56 个点收市。翌日，证监委通知各证券交